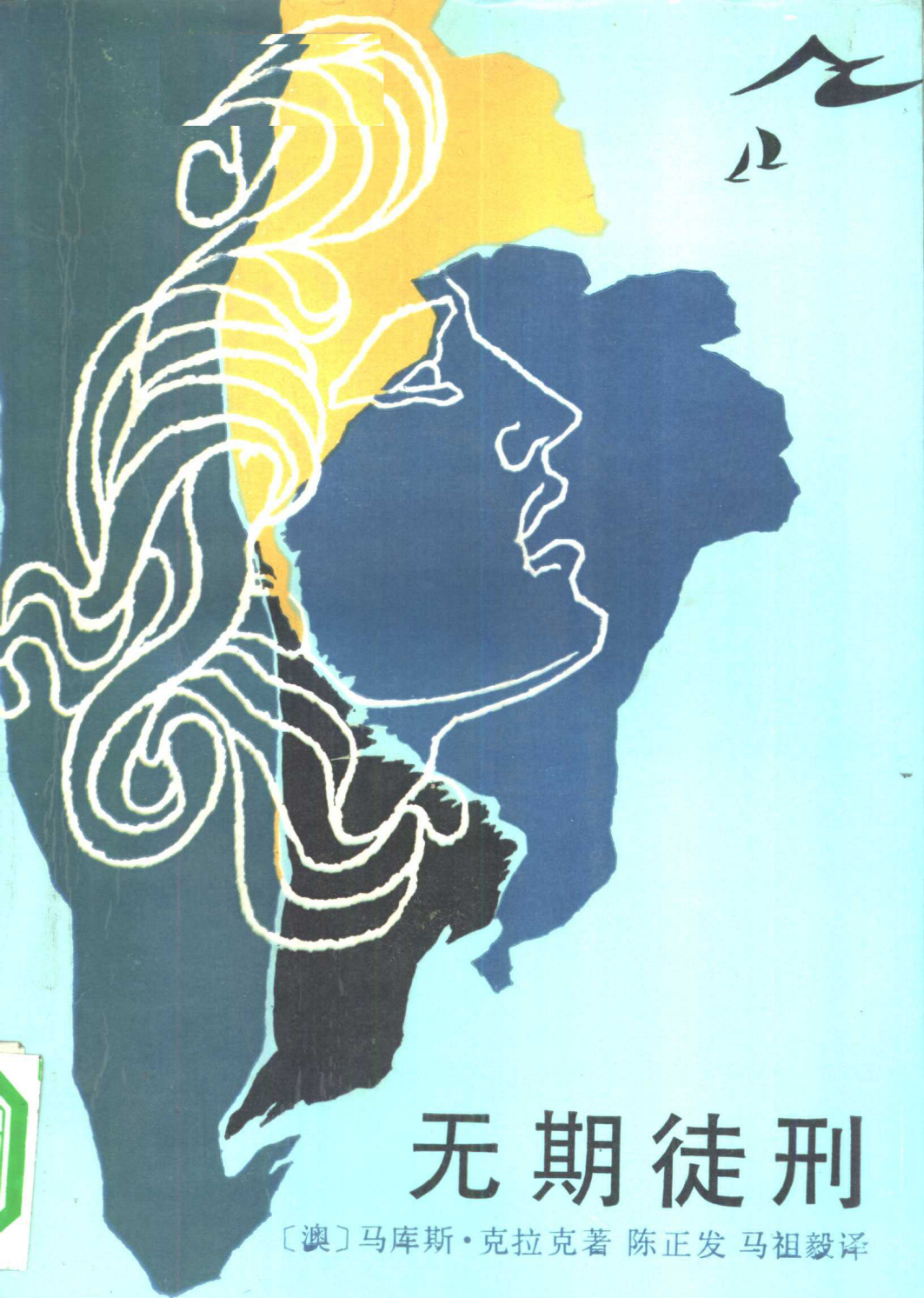




无期徒刑

〔澳〕马库斯·克拉克著 陈正发 马祖毅译



无期徒刑

（第二辑）· 中国著名监狱史话· 监狱故事

无期徒刑

〔澳〕马库斯·克拉克著 陈正发 马祖毅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FOR THE TERM OF HIS
NATURAL LIFE**

by

Marcus Clarke

据Lloyd O'Neil Pty.Ltd 1970年版译出

无 期 徒 刑

〔澳〕马库斯·克拉克著

陈正发 马祖毅译

责任编辑：李全安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17,000 印张：18.75 印数：1—65,700

统一书号：10103·1891 定价：2.80元

作者小传

马库斯·安德鲁·希斯洛普·克拉克 (Marcus Andrew Hislop Clarke) 于一八四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生在伦敦。襁褓中即丧母。父亲威廉·H·克拉克是个律师，也是个文人，深居简出，脾气怪癖，对抚养教育孩子没有什么兴趣。因此克拉克是在心性不投，趣味迥异的成年人中长大的，缺乏父母的引导和一般的爱抚，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他那种反复无常、很不和谐的性格。

他在海格特的乔姆利学校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望在将来过上优越的生活。谁知他父亲于一八六三年突然辞世，使他成了形影相吊、衣食无着的孤儿。他只好离开英国，移居澳大利亚，投奔叔父。叔父詹姆斯·兰顿·克拉克是一个郡的法官，为他在墨尔本的澳大利亚银行里谋得一个职员的位置。

由于他的性格非常不适合做银行工作，几个月后，他便辞职到威默拉河上靠近格伦诺奇的地方从事放牧羊群。在那里他熟悉了丛林部落的生活，很快便开始短篇作品的写作，寄给《澳大利亚杂志》发表，用的笔名是“马克·斯科里夫纳”。一八六七年他在牧羊场上与一位叫卢因斯的医生相识。后者为他在墨尔本《百眼巨人报》社里谋得一个职位。这就开始了他在澳大利亚新闻界的记者生涯。

除了当记者、撰写社论之外，马库斯·克拉克还开始为各种月刊周报撰稿。他所写的以《哲学家逍遥游》为总题目的一系列论人与风习的批评性随笔，很快获得了声誉，被认为是澳大利亚

这类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最佳文笔。在《百眼巨人报》工作期间，他买下了《澳大利亚杂志》，改名为《殖民地月报》。在这月报上连载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极不相等的机会》。

一八六八年他开始为墨尔本《笨拙》周刊撰稿。一年后，他创办了与之相颉颃的滑稽报纸《梦话》。一八七一年，他与《澳大利亚日报》的出版人签订合同，准备写一部关于英国政府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所推行的罪犯流放制度的小说。他预支了一笔稿费，去塔斯马尼亚疗养，并实地调查研究当年的囚犯营地的情况，结果写成了《无期徒刑》。这是使他蜚声世界文坛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从一八七一年三月到一八七二年六月以最拖沓的形式在《澳大利亚日报》上连载。一八七四年出单行本时，他又大加删改。其后，此书又在伦敦、美国、德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出版。

一八七〇年他当上了墨尔本公共图书馆理事会的职员，仍将大部分时间用于文学创作，从心理学论文到圣诞节儿童剧，其作品形式众多，种类繁多。一八八一年，他退休时已经是个破产的人。多年来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一八八一年八月二日便溘然辞世，享年仅三十五岁。

马库斯·克拉克在其短短的一生中，除写了前面提过的两部小说外，还写了大约三十篇故事、十二部剧本（悲剧、喜剧、滑稽戏、改编剧）、一些儿童剧和小册子，还有许多批评和讽刺性的速写和随笔小品之类。在这些作品中较有影响的有：一八七三年在墨尔本“公主剧院”成功上演的戏剧《阴谋》，改编的莫里哀剧本《贵人迷》，儿童剧《闪烁、闪烁的小星星》和短篇小说集《节日的高峰》。

前 言

到目前为止，罪犯小说总是限于叙述某个罪犯的犯罪生涯的始末。不是写他在多次作案后神秘地逃离本土，就是写他在某次监禁期间，铁窗生活使他对犯罪产生了一种同样神秘难解的热爱，从而成为江洋大盗，引得世人注目。查尔斯·里德揭露过英国一个教养院的内幕；维克多·雨果写过一名法国罪犯在刑满释放后的经历。就我所知，还没有哪个作家试图描述一名重罪犯在流放期间所经受的悲惨境遇。

我在这本书里则尽力从事于这两方面的工作：第一、介绍一下在英国官方监督下慎重考虑和周密推行的流放制度是怎样实施的，其结果如何；第二、用我自认为能够引起公众注意的最合适的方式来说明，如果再把那些触犯刑律的犯人集中起来，流放到不受公众舆论有益影响的穷乡僻壤，让他们去承受一种公正与否全凭看守的个人性格和脾气来决定的惩罚，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

有些传之于口的事件，无疑是骇人听闻的悲剧，出于上述目的，我认为有必要记录下来，因为这些事件过去确实发生过，将来必然会再次发生，如果实司其咎的错误不予纠正的话。诚然，英国政府已不再把罪犯放逐到国外了，但是惩罚罪犯的办法（放逐原是其中的一部分）仍在使用。布莱尔港实际上又是一个阿瑟港，只不过港口上挤满的是印第安人，而不是

英国人罢了。去年，法国在新喀里多尼亚设立了一个罪犯充军地。如果要为这充军地书写大事记的话，根据情况发展，自然要重演马阔里港或诺福克岛的历史。

马库斯·克拉克

写于澳大利亚墨尔本

序 幕

一八二七年五月三日黄昏时分，在一所巨宅的庭园里，正上演着一幕家庭悲剧。这座宅第耸立在芬奇利路和栗木林荫大道之间的汉普斯特德石南荒地东部的高墩上，大家称之为“北头大院”，真是墙高院深，红砖墙上还砌着凸肚窗哩。

演出这幕悲剧的角色有三个人：一个是老头，白发苍苍，满脸皱纹，一看便知他至少已年交花甲。他挺然直立，背对着那堵隔断荒地的院墙，显出一副始而大吃一惊、继而勃然震怒的神态，扬起那根从不离手的沉甸甸的乌檀木拐杖。在他面前，站着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身材特高，颇似运动健儿，穿着一身质地粗糙的航海服装，怀里搂着个中年妇人，保护着她。这青年流露出惊恐的神色，而那两鬓飞霜的妇人却在嘤嘤啜泣，哭得那瘦小的身躯不停地抽搐。

这三人就是理查德·迪瓦因爵士、他的夫人和上午刚从国外归来的独子小理查德。

“原来是这样，夫人，”理查德爵士说时十分激动。这种口气并不稀奇，就是我们最善于克制自己的人，处于内心极度痛苦的时刻，也免不了要表现出来的。“你呀，这二十年来，一直是个骗子！二十年哪，你欺骗我，嘲弄我。二十年来，你和那个流氓——他是卑鄙放荡人的典型——你们串通一气来嘲笑我，把我当作容易上当受骗的傻瓜。现在，因为我豁出老命，要揍这个浪荡小子，你这才供出你那见不得人的丑事，亏你说得出口，还洋洋得意哩！”

“妈妈，亲爱的妈妈！”那青年不由得一阵悲戚，高声喊道。“你说一声吧，就说你刚才讲的不是真话。你是一时气愤才说出口的！瞧，我现在不激动了。他要打就让他打吧。”

迪瓦因夫人浑身打颤，向儿子贴得更紧，好象要躲进儿子的宽阔胸膛里似的。

老头继续说道：“埃莉诺·韦德，我当初娶你是看中你的姿色，你嫁我是贪图我的钱财。我出身微贱，原是个造船工匠。你出身高贵，父亲是上流社会的红人，可却出入赌场，尽跟一些浪子和流氓称兄道弟。我当时腰缠万贯，封上了爵士，在宫廷里承恩受宠。你老子需要钱花，就把你给卖了。我按他的要价如数付款，可在契约上根本没提到你那个表兄，我的贝拉西斯——沃顿阁下呀。”

“饶了我吧，爵士，你饶了我！”埃莉诺夫人有气无力地说。

“饶了你，嘿，你饶过我没有？说得倒轻巧！”他火冒三丈，嚷嚷地说。“想叫我上当受骗，没那么容易。你这个家庭是看重名誉的。韦德上校还有别的女儿哩。你的情夫，我的贝拉西斯阁下，甚至到现在还想通过联姻来重振他那衰败的家业。你干的丑事，已经供认不讳了。赶明儿，你的老子，你的姐妹，世上所有的人，全会知道你亲口对我讲的风流韵事！”

“我的天哪，爵士，你千万不能这样做呀！”那青年听了冲口而出。

“住口，你这个私生子！”理查德爵士喝道。“哈，别激动，‘私生子’这三个字，是你宝贝妈妈亲口讲的！”

迪瓦因夫人从儿子怀里滑下来，双膝跌跪在丈夫的脚边。

“别这样做，理查德。二十二年来，我一直对你忠贞无

二。对你横加给我的轻蔑和侮辱，我都是逆来顺受。在你大发雷霆，威胁这孩子的时刻，我不自觉地透露出我早年在爱情上失足的真情。让我离开你吧；杀了我吧；别叫我丢脸。”

理查德爵士转身刚要走去，这时突然停步，气虎虎地涨红了脸，但见他一蹙额，把两股又白又浓的长眉拧成了一撇。接着，他哈哈一笑，听那笑声，可以从中感觉到他那满脸怒火似乎已经凝成了一股冷酷而凶残的仇恨。

“这么说，你是想保全自己的好名声，想向世人隐瞒那桩见不得人的丑事罗。你可以如愿以偿——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爵士？”她起身问道，站在那里垂手瞪眼，吓得瑟瑟发抖。

老头儿瞅了她一眼，接着慢条斯理地说：

“条件是，叫这个长期以来盗用我姓名，挥霍我钱财，白吃我茶饭的骗子马上离开！要他永远放弃他所盗用的姓名，不许他再来见我，从此别跨进我的门槛。”

“我就这么一个孩子，你不能拆散我们母子呀！”可怜的女人哭叫道。

“那你就带他去找他亲老子吧。”

年轻的理查德·迪瓦因轻轻松开母亲搂住他脖子的双臂，吻一下她那苍白的面庞，随后抬起几乎同样苍白的自己的脸，对着那老头。

“我不欠你任何情义，”他说。“你一向仇恨我，辱骂我。你硬把我赶出家门，还派人监视盯梢，不让我自由自在，走我选择的生活道路。我和你毫无共同之处。这一点，我早就觉察到了。现在，我头一次得悉自己确实是谁的儿子，我倒感到高兴，以前我还想感激你一下，如今一点儿也不承你的情

了。你的条件，我接受。我这就走。啊，妈妈，为你的名声着想吧。”

理查德·迪瓦因爵士又放声大笑。“看你这样干脆，我真高兴。你听着。今晚我要派人去把奎德叫来，修改我的遗嘱，换上我妹妹的儿子莫里斯·弗里尔做继承人。我什么也不给你。限你在一小时内离开这屋子。改掉名，换掉姓，不准你用口头或书面方式向我或我的财产提出任何要求。不管你以什么窘迫或穷困为理由——即使你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只要我一听到世界上还有人以理查德·迪瓦因的姓氏自称，那时刻你母亲的丑事便将公之于众。你是了解我的。我说话算数。夫人，我过一小时回来；回来时，希望他人已离开。”

他打那母子俩身边擦过，身板挺得笔直，象是给激愤的感情支撑着似的。他以忿怒所赋予的活力，跨着大步子，走出庭园，踏上去伦敦的路。

“理查德！”可怜的母亲哭叫道。“孩子，你宽恕我吧！我毁了你啦！”

理查德·迪瓦因顿时沉浸在一种悲愤与钟爱交织的激情里，他猛地一抬头，把披在眉毛上的乌发向后再一甩。

“妈妈，亲爱的妈妈，别哭，”他说。“我不值得你流泪。宽恕嘛！最需要得到宽恕的是我呀——在你忍辱受苦的岁月里，我尽干些卤莽、冲动、忘恩负义的事。让我来替你分分忧，好减轻你的精神负担。他的处置是对的。我还是走的好。我会争口气，取个新名字——自己用起来不会脸红，你听到了也不会羞愧。我身强力壮，能够工作。世界是广阔的。再见啦！我的亲妈妈！”

“慢，慢着！噢，你瞧，他走上去贝尔塞斯的路啦。哦，

理查德！但愿上帝保佑，不让他们两人相遇。”

“别提啦！他们不会相遇的！你脸色苍白，人快晕倒罗！”

“灾祸将临，吓得我透不过气来。一想到未来，我就发抖。啊，理查德！宽恕我！为我祈祷吧！”

“别说啦，最亲爱的妈妈！来吧，我搀你进屋。我会来信的。出发前，我至少给你写一封信。好了——你镇静下来啦，妈妈！”

身为造船技师、军舰承包商和百万富翁的理查德·迪瓦因爵士，本是哈威奇的一个造船木匠的儿子。他早年父母双亡，还要养活一个妹妹，因此很快就把积攒钱财视为人生的唯一目的。大约五十年前，在哈威奇造船所工作的时候，他置预测的亏本前途于不顾，承包了为国王乔治三世陛下的海军大臣建造海岸炮舰“哈斯廷斯”号的任务。这个承包合同看来不足一道，却成为他日后发迹之本。因为得到政府资助，供给了大块大块的橡树木料，终于以此造成了三层甲板都装有大炮的军舰和备有七十四门炮的大战舰。从此以后，他又出色地相继为佩卢、帕克、纳尔逊、胡德等海军大将效劳，把原来的造船所加以改造，还在普利茅斯、朴次茅斯和希尔内斯几个港口建成了庞大的军舰修造所。那次冒险，绽出了蓓蕾，开出了鲜花，要找见证，库藏的无数桶猪肉变质了和饼干生虫了，便是其一。迪克·迪瓦因的这个儿子，粗俗而干劲十足，精明而讲究实际，他的唯一目标就是赚钱。他对上是卑躬屈节，俯首帖耳，阿谀奉承，拍马逢迎，对下则厉声厉色，咆哮喝叱。大人物靴子上的尘土，他可以伸出舌头去舐个干净；进入显要者的接待室，他便奉承谄媚，大献殷勤。对他来说，世上没有什么使他觉得

有碍体面，也没有什么使他感到高不可攀。做生意，他是精明的高手；造船舰，他是十足的行家。只要能迅速招财，飞快进宝，还讲什么良心，顾什么廉耻，谈什么温文尔雅。他钱一赚到手，就立即积攒起来。人们最初得知他殷实富有，是在一七九六年间。那时的迪瓦因先生，是政府的造船技师之一，相比之下，还算年轻，不过四十上下。在国家为准备对法战争而筹集忠诚公债之际，他一下子就认购五千英镑。一八〇五年，开庭审讯海军司库梅尔维尔勋爵时，他在其中助了一臂之力。据透露，他干了此事，并不是无利可图。在这以后，他把妹妹嫁给一个名叫安东尼·弗里尔的腰缠万贯的布里斯托尔商人，自己则娶了沃顿·韦德上校的长女埃莉诺·韦德。韦德上校是摄政王的挚友，又是赫赫有名的花花公子贝拉西斯子爵的姑父。在当时，迪瓦因一方面因为在公债投机上获得侥幸成功——听说此事得力于他从法国获得了秘密情报，而一八一三、一八一四和一八一五年的法国正处于暴风骤雨的年代——，另一方面因为与政府签订合同，取得了合法利润，于是乎捞到了大量钱财，简直可以过王公式的豪华生活。然而他贪吝成性，这种自觉养成的积习难以剔除，宁愿自奉甚俭，一钱如命。仅有的一次露富，是在晋封爵士以后，那时他在汉普斯特德买了一所外表上不象样子而实际上却挺舒适的宅第，搬了进去，乍看起来，好象是摆脱掉繁忙事务，退休归隐了。

他的退休并不是一件舒心爽意的事。他做父亲，失之于严；当主人，又失之于苛。因此仆人们恨他，妻子怕他。独生子理查德好象继承了他那坚强意志和专横性格，如果严加监督，管教得法，也许会走上正路。但是，由于这孩子在外面自由自在，任性妄为，回到家里却给他套上个铁笼头，自然心中恼

怒，于是就变得无所顾忌，挥霍浪荡了。做母亲的，就是那个在年轻时被迫与情人——表兄贝拉西斯子爵黯然分手，身遭不幸而又生性怯懦的埃莉诺，也曾试图管束儿子，可是这孩子桀骜不驯，对母亲虽然怀有一股热烈的爱，而这挚爱又常常是构成他那种暴戾性格的一个部分，结果是管教很难奏效。在和父母吵吵闹闹地住了三年之后，他便远走欧洲大陆，想在那儿继续追求放荡不羁的生活。理查德爵士对他在伦敦时过的这种生活早已深恶痛绝，如今他不改故态，更是恨他不肖，便差人把外甥莫里斯·弗里尔叫来，为之在步兵团中捐了个军衔，还悄悄暗示将来还要厚加宠爱。当时，因为废除奴隶贸易，弗里尔在布里斯托尔的家业已濒于破产。理查德对外甥的露骨偏爱，刺痛了敏感的妻子的心。埃莉诺拿她父亲的慷慨大度与丈夫的慳吝小气作了一番对照，不由得阵阵心酸，难以为怀。在暴发户迪瓦因家族与世代簪缨的沃顿·韦德家族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友爱可言。理查德爵士觉得上校瞧不起他这个小小的城市爵士，而且听说贝拉西斯子爵在和朋友们饮酒打牌之际经常悲叹埃莉诺的不幸命运，说什么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儿偏偏委身于如此贪鄙的郎君。阿米格尔·埃斯米·韦德，这个封号为贝拉西斯—沃顿子爵的人，乃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出身于名门贵族（祖先阿米格尔曾因先于吉尔伯特和雷利登陆美洲而驰名），又从一位叫做埃斯米·韦德的爵士那里继承了贝拉西斯（或称贝尔赛斯）采地。埃斯米·韦德爵士曾任伊丽莎白女王的使节，赴西班牙与该国王共同处理过棘手的门多萨问题，以后又当过詹姆士一世的顾问及伦敦塔副典狱官。这位埃斯米是个心计诡谲之人。代表伊丽莎白与玛丽·斯图尔特进行谈判的是他，从科巴姆口中掏出证据，对付鼎鼎有名的雷利的也是他。他发

了横财，把妹妹（汉姆弗利特的勋爵亨利·德·柯克哈文的遗孀）嫁给了沃顿家族；接着又通过他女儿西比尔与马默杜克·韦德的联姻而进一步扩充了财富。马默杜克·韦德是海军大臣，又是佩皮斯的保护人。佩皮斯在其日记（1668年7月17日）中提到自己曾在贝尔赛斯拜访过埃斯米·韦德。一六六七年，埃斯米·韦德因获得贝拉西斯和沃顿两个男爵头衔，便跻身于贵族之林，娶了彻斯特菲尔德第二代伯爵菲利普·斯坦霍普的女儿安妮做第二房夫人。与这样一个声势赫赫的家族联姻，沃顿·韦德家族便兴旺发达起来了。

一七八四年，第三代男爵菲利普娶了倾国佳人波维小姐，生了香烟后代，名叫阿米格尔·埃斯米。在他身上，原来的俭朴家风似乎已荡然无存了。

第四代贝拉西斯子爵，一身而兼有冒险家阿米格尔的勇敢精神和伦敦塔副典狱官的邪恶性格。他一当家主事，就混迹赌场，呼卢喝雉，酒地花天，其侈靡程度，在上一世纪可算是绝无仅有。每逢闹饮，他总是一马当先。在当时臭名昭著的“纨绔儿”中，他真是当行出色，无人能望其项背。

霍勒斯·沃波尔在一七八五年致塞尔温的一封信中提供了一个事实，话虽不多，却抵得上连篇的叙述。“小韦德，”他写道，“据说在昨天晚上，输给波旁家族中最俗不可耐的家伙沙特尔公爵一千畿尼。听说这傻瓜还不到十九岁哩。”阿米格尔·韦德从傻瓜变成了贪婪之徒，到了三十而立之年，既丢掉了万贯家财，又失去了赢得他表妹埃莉诺的一切机会——那个美人儿或许有可能把他挽救过来。结果他成了世上最不幸的人，一个出身于高门大第的骗子。有一次，长着两片薄嘴唇、能说话会道、处事冷静的韦德上校告诉他说，那个殷实的造船技师、

理查德·迪瓦因爵士已经向温柔娴静的金发姑娘埃莉诺求过婚了。他一听之下，浓眉紧锁，赌咒发誓，说从此以后，他要放浪形骸，尽情挥霍，随便什么天条法规，再也约束不住他了。

“你出卖了女儿，也毁了我，”他说，“且看后果如何吧。”韦德上校对这怒气冲冲的亲戚报以轻蔑的一笑，说：“阿米格尔，你会发现理查德的宅第是个走动走动，作作客的好去处哩。象你这样一个精于赌博的人，在他身上是大可以捞一笔的。”贝拉西斯子爵在表妹婚后的头一年内，的确常去做理查德爵士的座上宾。等到儿子——本书的主人公——一生，他便跟那个城市爵士轻启衅端，把对方骂得狗血喷头，说理查德是个十足的吝啬鬼，既不樗蒲作乐，又不杯酒寻欢，哪里象个绅士。这一骂就此分手，他又出没于昔日常去的酒窟赌场，更加拼命地和命运搏斗。一八二七年，他已年过花甲，薄情寡义，万念俱灰，骨瘦形销，囊空如洗。然而，凭着他那紧身胸衣，一头染发和浑身胆气，还能够面对人生，毫无惧色。在法警经常登门的贝尔赛斯庄园吃喝，就象当年在卡尔顿府第当筵就座时一样谈笑风生，喜气洋洋。沃顿·韦德家的产业全都荡然无存，只剩下那座砍尽树木、满目荒芜的古老庄园了，连庄园主人也难得旧地重来。

一八二七年五月三日晚间，贝拉西斯子爵在霍恩西伍德参加了一次赛鸽会，摆脱了友伴莱昂内尔·克罗夫顿先生的纠缠。克罗夫顿先生是个浪荡公子，在赌场上还算不上是干练的老手，他要子爵继续进城参加比赛，贝拉西斯拒绝了，声称他要取道汉普斯特德去贝尔赛斯。他说：“在那块石南荒地上的枞木林边，我有个约会。”

“跟一个女的约会吗！”克罗夫顿先生问。